护士:

查医生，这是这一批邮轮上所有重症病人的病历。

查理苏:

放这里吧，辛苦。

旁白:

晚上23：19分，查理苏与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。

几分钟前，他打开办公室的门，告诉我，查医生做完手术了，至少这一会儿，xx的未婚夫到位。

他说话时是笑着的，撑着门框摆出了一个很帅气的姿势。

站直身子的时候，脚步却不稳，身体摇晃了一下。

我:

你还好吗!

旁白:

我连忙上去扶他，他顺势倒在我的肩膀上。他浑身上下换过了衣服，我却仍闻到一股很重的血腥味。

查理苏:

同时做两台手术，工作新纪录。

旁白:

天赋带来的一幕幕画面在我眼前闪过，只是看都觉得疲惫不堪，但查理苏的情绪炙热，像是阳光。

我:

我们去休息好不好?

查理苏:

还有事情没做完。

让我抱一下，就一下。

旁白:

我剥开一块早已准备好的巧克力，塞进他嘴里。

查理苏吃了，气息中都带着苦甜苦甜的香气。

查理苏:

更饿了。

旁白:

我正准备拿饼干和面包出来，忽然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了。

是何医生。他告诉我们，刚才那名从手术台上下来的驾驶员在几分钟之内情况急剧恶化，没有来得及抢救，便已经死亡。

我愣在原地，第一时间去看查理苏。

同样一瞬间的愣怔之后，查理苏抢到电脑前，喃喃说着什么。

虽然轻，但我还是听到了。付明的操作步骤，他都确认过，并且始终通过摄像头看着，进入病房之后，无人接触过患者……

将所有人为施害的可能性排除，他慢慢地呼出一口气，眼神里的深色褪去了。

我稍微放下心来，是了，查理苏从不畏惧死亡，他只是不想看见本可以避免的死亡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觉得患者是因为伤重不治，才死亡的吗?

旁白:

查理苏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驾驶员的病历。

查理苏:

患者不过三十岁，还很年轻，没有基础疾病，身体素质也很不错。

旁白: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患者虽然伤重，但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。

他翻到了病历本的最后一页，就在上个月，这名驾驶员曾去过另一家医院，自述有牙疼症状，经诊断是慢性根尖周炎。

因为他的病况比较严重，并且驾驶工作需要排除疼痛干扰。

医生开出了剂量较大的止痛药，而现在医院最通行的止痛药只有一种——DEA。

查理苏像是想起了什么，从手机上调出一份文件。

数字、图表和说明文字间错排布，应该是一份实验报告。

我看不太懂专业的名词，大致能辨认出，是与心脏、冠状动脉有关的实验。

我:

是不是DEA对心脏有影响?

查理苏:

我现在还无法判断，这恐怕只有解剖才能做到。

我:

解剖……家属会同意吗?

旁白:

我有些担忧，查理苏却拉起我，紫眸中一派锐利沉静。

不要多想，未婚妻，我们要做的只是去问。他的眼睛这样告诉我。

何医生已经将驾驶员死亡的消息告知他的母亲，老人坐在办公室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
查理苏安静地坐在一旁，听她哭骂上天的不公，也听她含混地讲述着自己的孩子，在老人呼吸急促的时候，他会打断，用几句话来缓冲。

最终，这位母亲似乎接受了孩子离去的事实，收住了眼泪，呆呆地坐着，查理苏也在这时，向她讲述了情况。

老人叹了口气，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精心叠好的纸，递给了查理苏。

驾驶员母亲:

医生，我明白你是好心，但捐赠器官，是我们家这孩子自己的意思。

旁白:

查理苏展开纸张，发现是一张器官捐赠的感谢书。

驾驶员母亲:

这孩子小时候生过一场病，是一个医生给他献血，才活了下来。

他常说，器官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但多一个器官就能多救一条生命。

他很久之前就做出了这个决定，我想替他完成这个心愿……

这样就好像他没离开我，他以另一种形式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
旁白:

看着老人恳切的神情，查理苏点了点头，握住她的手，请她节哀。

无法解剖，刚才我们便考虑过这种结果。只是竟不知道其中还牵涉到器官捐献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

我再不专业，也明白心脏受损，对于器官移植是不利的。

查理苏起身，我们一起走出办公室，对视了一眼。

尽管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，驾驶员的心脏确实受到了DEA的损害，但我们互相，都知道了对方的意思。

追下去。

凌晨1:05分，我们得知，驾驶员的心脏已与一位心脏病人配型成功，一小时后，对方将在第一人民医院附属医院接受手术，问题是这位病人是谁。

查理苏:

我没有权限调取附属医院的病人资料。

我:

那我们直接过去。你太累了，我来开车。

旁白:

我很庆幸，今天我来了医院，也很庆幸，至少能够帮上他这一点小忙。

一路上，查理苏很少说话，手指在腿上无意识地写画着什么，一竖、一横折、一横……接下去看不清。

他在焦躁，不仅仅是紧迫，而是焦躁，就好像接受移植的人是他的家属，关心则乱。

等待红灯的间隙，我握住他机械动作的手指。

我:

怎么了?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你知道器官移植代表了什么吗?

旁白:

查理苏的手反握住我的。

我:是生命的延续吗?

旁白:

他点头，望向窗外，玻璃倒映他的紫眸，紫眸中倒映着红色的信号标，离我们重新启程还有二十秒钟。

查理苏:

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万人需要心脏移植，但仅仅只有6000例能等到供体、完成移植。

大多数人等到死，都等不来一例合适的供体。等待的过程，真的很艰难。

也不是每个家属，都能接受将亲人的器官捐赠出去。

这几乎算得上，万分之一的几率。

旁白:

万分之一，他重复着这个数字。

如果这颗心脏有问题，那么，那名等待移植的患者又要等待一个万分之一。

这可能吗，几乎不可能。我忽然明白了他的感受。

他是医生，但若要宣告心脏无法使用的消息，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都当他是一个刽子手。

理智上，他一定知道不是如此，感情上，却难以控制。

查理苏经历了一次次的死亡，我没有见过他的崩溃，但他与麻木却也始终相距一步，而且这一步，是很长的一步。

我:

不要多想，查理苏，我们要做的只是去问。之后的，之后再说。

旁白:

我把他用眼睛告诉我的话，再讲一遍，给他听。

他看着我，带着些微的惊讶，也带着感激。绿灯亮了。

凌晨1:35分，到达附属医院。这个时候的手术很少，要知道移植病人是谁不难，我们得到了一个名字。

护士:

叶麟?你找他做什么?他的手术已经在准备中了。

查理苏:

我有一些事情想在手术前找他的家属沟通一下。

旁白:

前台护士从电脑上调取了病人的资料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

前台护士:

病人已经上了叶克膜，一直在重症监护室。

旁白:

再三恳请下，护士请示上级，同意带我们去找家属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四处都没有找到。

没有找到，就意味着无法事先通知家属，心脏可能出现了问题，进入手术之后，再让他们知道消息，做出抉择，谈何容易。

我:

家属的事情，我会留心，等找到他们，第一时间再通知你。

要不你先去通知主刀医生心脏的事情。

旁白:

话出口，我意识到，要向主刀医生说明DEA、推测、查理苏的实验，并且告诉他鉴别心脏问题的方法，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到的事情。

果然，查理苏点点头，却又摇了摇头，拿出手机。他的脸上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害怕。

查理苏:

您好，我是心源提供者的主刀医生，作为心源提供方，我申请担任心脏移植手术的助理医生。

我希望跟踪和检查我们的心源，保障手术万无一失。

旁白:

再一次分开，我坐在手术室门外，而他在手术室里。

走廊上一对夫妻，拉着一个不住哭闹的小女孩，女孩扒着墙壁，直到墙皮都簌簌落下，她的胳膊上还插着留置的针管。

男人和女人哄着她，劝说着她，甚至哭着哀求她，女孩仍不愿走，男人举起巴掌，却狠狠落在墙上。

护士来劝说，我才知道。原来小女孩有个罹患绝症的姐姐，两人的基因完美配型。

过往的数年，她为姐姐提供了一次骨髓和无数次血液，而她的姐姐的状况，仍需要更多。

病房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尖叫，那对夫妻慌了神，连忙去看，手一松，小女孩跑走了。

门缝中，我看到病床上是个光着头的瘦弱女孩，脸色苍白，却露出一个转瞬即逝的狡黠微笑。

而那小女孩，跑出几步，跑得越来越慢，最后站住了，茫然地看着病房，再一次哭起来，这次哭叫着姐姐。

我不忍心再看，走到空寂无人的大厅里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想到了查理苏，他的弟弟，还有他说起弟弟时的样子。

凌晨2:00，查理苏站在手术台前，附属医院同意他作为助理医生出现在这里。

他低头看向眼前的病人，叶麟已经危在旦夕，完全依靠叶克膜维系着生命。

在这个时候，移植的心源就是病人唯一的希望。

查理苏已经没有机会去验证这颗心脏的状态了，他只能在此时孤注一掷，期待着这颗心脏毫无问题。

同时也是期待着自己对于DEA副作用的猜想被完全推翻。

但这一点都不重要，没有什么东西的重量能够胜过近在眼前的生命，他一直都这样相信着。

麻醉师和巡回护士也都已经就位。

心电、血氧监护、留置导尿，监测动脉血压、麻醉深度及心排量，前序工作完成。

护士:

患者叶麟，男，24岁，为终末期心脏病患者，患有重度心力衰竭，现在进行原位心脏移植，预计总手术时间4小时。

旁白:

护士给予患者面罩吸氧后，麻醉医师从静脉给予了全麻诱导药、肌松剂及镇痛药物，根据血压调整血管活性药物。

不多时,患者自主呼吸消失，护士又协助麻醉医师经口行气管插管、并行呼吸机辅助通气。

很快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助手消毒铺巾，主刀医师走到了手术台前。

主刀医师为叶麟切皮、开胸后，将ECMO动静脉插管与体外循环机相连。

查理苏:

体外循环建立完成。

主刀医生:

供体心脏到手术间了吗?

查理苏:

嗯，在了。

主刀医生:

好。

阻断钳、组织剪。

旁白:

护士将阻断钳递给主刀医生。

主刀医生:

阻断。

接下来准备摘除病心。

查医生，麻烦你检查供体心脏状况。

查理苏:

好。

旁白:

查理苏走到装有供体心脏的保温冰箱前，巡回护士打开了冰箱，助手医师小心取出了那颗心脏。

查理苏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仔细观察起来。

很快，他就注意到了供体心脏冠脉走形方向存在钙化斑，并用手触碰探查。

查理苏:

卢主任，供心存在冠脉斑块。推测可能存在冠脉粥样硬化。

旁白:

闻言，主刀医生和其他两位医生很快走了过来。

他们和查理苏一起围在那颗供体心脏旁，紧紧皱起眉头。

主刀医生:

准备移植前没有进行供心评估吗?为什么没有人说明这个情况?

医生A:

现在有存在程序缺失的可能，我认为我们要停止这场移植手术。

而且供心存在冠脉硬化，可能会影响长期预后。

查理苏:

可是叶麟已经上ecmo十五天了。

如果有其它合适的健康心源，他不会拖到现在。

而按照他现在的情况，很可能连这周都撑不过去。

无论心脏是否存在冠脉硬化，我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让他活下来。

况且，轻度冠脉硬化的心脏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抢救性移植。

所以我认为，我们应该继续这场心脏移植手术。

医生A:

如果预后没有问题，那么一切好说，可一旦出了问题，没人能担这个责任。

而且现在的情况，是很可能存在未进行供心评估就把心脏上给患者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！

查理苏:

到底是程序重要，还是救人重要?

旁白:

查理苏问在场的所有人，也问自己。他依稀记得，自己从前是给出过答案的，但这样的答案，一个医生从不会只给一次。

查理苏:

医生的责任只有救死扶伤。为了遵守规定而错失救人的机会，这是本末倒置。

旁白:

查理苏坚定地看向主刀的卢主任，先前紧皱眉头的中年人也在看他。

沉默不过数秒，却在争分夺秒的手术室中，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。

最终，他向查理苏点了点头。

先前倾向于移植的那位医生也出声支持，他们立即开始了手术。

没有家属，没有病人自己的意志，只有一群人，或者说一个人的独断专行。

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说。Charlie，你为什么要害人害己，你为什么不能做个好医生，你想要被停职吗，想要无法救助更多需要你的人吗?

查理苏让他安静。他想，说话的人一定能够看得很远，听到远方无数呼救的声音，这样很好。可此时此刻，查理苏偏偏只看到了叶麟。

空旷寂静的深夜，偶尔有人路过才踩亮了走廊中的声控灯。我就这样看着灯忽明忽暗，倦怠的眼皮终于忍不住阖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嘈杂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，我骤然惊醒，忽地抬起头来。

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。

我立即站了起来，眼见着几个护士和医生小心翼翼地推着病床远去，却没看到查理苏的身影。

我:

查理苏?

旁白:

我焦急地四处环视。就在这时，已经闭上的大门再次传来声响，一个疲惫不堪的身影扶着门框走了出来。

他已经换下手术服，只穿着被汗打湿的洗手衣，瘫倒在地。

连续不断地经历了四场手术，与死神的漫长战事从下午直至深夜，他已然精疲力竭。

汗水湿透了查理苏的银发，脸颊也仍然浮现着汗湿的潮红。

他闭上了眼,脱力地靠着墙砖，就这样睡了过去。

只是，睡得并不安稳。他的眉头紧皱着，脸上的神态时而熟悉，时而陌生，含糊地说着什么

我凑近了一些，才依稀听清了他的话语。

查理苏:

这次不能听你的……

我一定要让他活下去……

旁白:

或许他的梦境依然是那片纯白的、无声的战场，他始终背负着生与死的重量，已经疲惫太久了。

我忽然想起，今天——不，是昨天早上，我睡得昏昏沉沉，查理苏送给我的“梦境”，有他在，那是一个很好的梦。

我:

辛苦了，查医生，好好睡―觉吧。

我会一直在，别做恶梦，也别害怕，如果要梦到什么的话，梦我好了。

旁白:

我蹲在他身边。如果他听到我说这样的话，会有什么反应呢?

等你醒来的时候，就告诉我吧。伸出手，我想帮他将额头一缕不安分的头发拨开。

就在指尖触碰到查理苏的那一刻，有什么画面如同水波一般在我的眼前漾开。

黑烟缭绕，我什么都看不清。直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在画面之外炸开，我才意识到这是什么。

这是一场大火。

蒸腾的黑烟萦绕在不知何时何处的山林中，由近到远，房屋、树木，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在燃烧，仿佛世界就要在眼前焚尽。

两个银发男孩茫然地站在仅剩的空地上，其中的一个垂着头，光着脚，手足无措地拿着一只破烂的鞋子。

另一个男孩迅速反应过来，他把自己脚上的鞋子脱下，不由分说地拽过身旁的男孩，三下两下就帮他穿好。

他回头看了一眼即将蔓延而来的大火，轻轻地推了一下身边的男孩，让他先跑。

男孩跑出了两步，似是有些犹豫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却看到站在原地的男孩笑着向他挥了挥手

他说。

别担心，哥哥会追上来的。